

王學提綱

乾

13
3054
1

王學提綱



13
3054
1-2



王陽明集抄

安藝吉邨晉輯錄 全二冊

王學提綱

浪華 羣玉堂 宋榮堂 合梓

王學提綱序

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天之所以為天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之所以為聖也。乃知於穆不已之實體。與窮神知化之盛德。一不出乎斯理之自然也。耳矣。是可以悟學之方矣。蓋人之生也。直豈惟聖人同於天乎哉。雖眾人固莫不同者。故曰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惻隱之生於乍見。羞惡之見乎嗶躄。皆人心一點不容己之真種子。即所謂天之則也。夫其同如此。而猶且不免為眾人者何也。以形氣夾雜。或溷之而不能自覺。

王學提綱 序

84

也。故學之爲言覺也。明夫天則以宰形氣。起於有爲。而進於自然之功也。迨有明正德嘉靖之際。王文成公致知之學興焉。直揭人人真種。使之反已而自求之。端本澄源。破學者習心之蔽矣。當是時。及門私淑諸賢。或爲名臣。或爲鉅儒。守死善道。百折不回。其迹足以炳耀天壤者。不可一二數。抑亦盛矣。蓋其不容已之心。無古今。是以感觸神妙。自有不可誣者。而至於斯歟。余平日就遺書細繹其旨。每切仰鑽之歎。惟其龍場以後。學漸變。而說亦時有異同。至晚年純表致知而後定焉。其間似

宜分別觀之。因輯錄其關宗旨最緊要。可爲定論者。凡若干條。意主簡約。文不必具。間附諸家語。及一二管見。釐爲二卷。竊謂我門諸友。誠有志於此學。先讀之。知規模之所存。然後徧及其餘。將無惑乎是非趨捨之歸。比之漫然從事者。或優。於是。一言弁諸首。

文久紀元辛酉秋八月安藝吉村管拜手序於一枝樓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王學提綱卷之上



吉村晉輯錄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入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嗚呼。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



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

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

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其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

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

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

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飭。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

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譹譹跳踉。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矜。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

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輪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教也。知識

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飭其僞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

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答顧東橋書。○轉錄次序。一從俞璘本全集。而特表此論於卷首者。蓋以王子終身立言。而推其淵源。求其歸宿。俱不外乎是。直欲掃千載積弊。而挽中之三代之上而已。何等大力。量前人謂公固百世殊絕人物。誠哉。

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

安耳。

答徐成之。○著意固不可。而不著亦不成。功夫著與不著之間。正所謂勿忘勿助。是在學者自

憤非言語所能喻也。

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

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

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

仁體矣。

明道云。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

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

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

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

夫幸弗以為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

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

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

天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

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

答黃宗賢。應原忠。

吾人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

只是致知。

自然篤實光輝。

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

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狠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與黃宗賢

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

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與王純甫。下並同。○四者所謂物。而爲學

即格之之功

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

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

此對彼之詞。言凡功夫無一毫求諸外者。以下多是語例。皆做此。致者致此也。必曰

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卽曉此。是猶謂之二。所謂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性無彼此。此

彼也。合外內之道也。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黃氏宗義曰。先生恢復心體。一齊俱

了。真大有功於聖門。與孟子性善之說同。

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

者思此也。明辨者辨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為誠之之功也。

學以明善誠身。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寧有此哉。但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功。則亦未易辨別。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功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

憂也。寄希淵。

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

有二心乎。

答王天宇下並同。○後答倫彥式書尤能發明此意。

君子之學以誠意為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為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

大學之所謂誠意。即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謂明善而為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

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為德。而反以為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為力易而

收效溥。

寄李道夫

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糧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

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於舊

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

與陸元靜

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辨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

平日所講盡成虛語。平日所見皆非實得。

與薛尚謙黃氏曰

義利二字。是學問大關鍵。亦即是儒釋分途處。

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

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

之講學者有二。講原作論。今從一本。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

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摩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

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已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答羅整菴下並同。

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

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功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寔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因前後之例。則當知意之無起滅與性心知物一樣。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

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喜怒哀樂視聽言動之類是也。故就物而

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

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

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

理。無性外之物。黃氏曰。整菴有答先生書云。前三物

之物一也。而不能不散而為兩散。而為萬。先生之言自是八面玲瓏。

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

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為。而遺棄其講習討

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

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

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是邪說誣民。叛道

亂正。人得而誅之也。後人議王子者皆不出此數言。而王子既已歷言之。

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見大學或問。皆包羅統

括於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

耳。

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

曰。然。非歟。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乃

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偷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

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其心者，其亦可以謂窮理乎？與夏敦夫曰：洙泗

淵源原是如此，得曾子發明，更是朴實頭地。曾子就誠處指點，先生就明處指點，一而已矣。

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

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言所遇之時其靜也常

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主宰之流行其動也常定而未嘗

有也。故常寂。流行之主宰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

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

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

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

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

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

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

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

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

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答倫彥式曰：與定性書

表裏。○常應而有則靜亦動，常寂而無則動亦靜。即體即用，即用即體，固無前後際。夫心體已如此，則所

謂動靜，特宜以循理與從欲分貼之耳。

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為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

答方叔賢。○如格致異同是也。

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即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瞽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

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與揚仕鳴。○學無實功者。必將

謂說大誦。然自是擲撲不破。

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與陸

元靜下並同。○黃氏曰。良知之知實自惻隱之仁來。

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

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耳。故曰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太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太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

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主於理。即不睹不聞。無思無為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為。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為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為。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施氏

曰。常主於理。理在何處。夫人心止此一點虛靈。為天然自具之條理。能致此良知。以常存此虛靈之體。此便是常主於理。若不能常知常存。而求常主於理。是不能有事而先役其心於正助也。此便是逐物喪心。紛擾已甚。安得言靜。故曰常知常存。主於理。大學云。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此之謂也。若云有以

貫乎心之動靜是有二心矣豈是主靜之學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子王

專提良知以指點學者而此語發盡其底蘊最完全至是則何體何用不必言也有事無事

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

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

遇之時時有動靜而心與之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

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

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搞心一念而未嘗靜也施氏曰自先儒

有主靜之教動靜二字遂紛紜辨折而未有不有已不知兩儀分而萬類生有知有覺無時非動人得氣之最

靈安有不動之候即冥目澄思亦動也何嘗有靜字以為之對惟是其所為動者一率其性之自然即千變萬化應物不窮胸中何嘗有一毫攪擾不寧所謂動而未嘗非靜也人惟徇欲背性動失其常即矯為鎮靜此心只覺紛擾震蕩求靜而反動矣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非欲揉動而為靜也惟欲動者各安其則率其性之本然也無時非動無時非靜又安有內外前後有事無事之可分致知者自得之按施氏發明極親切學人宜體認

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

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

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

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

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二別字要著眼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功夫即本體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

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

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二句是王子家法。譬之擒賊擒

於室上也。於門其次也。若夫已逸而逐之。雖或獲之。亦為後著。然猶愈於已者歟。用功實際不過如此。

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

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戒懼格致其義

一也。或以戒懼屬未萌。格致屬方萌者非是。

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功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

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

憂苦逃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施氏曰。樂不是快活之謂。是胸中有一段自得處。常人與聖賢不能同樂者。蓋聖賢有得。常人無得也。得則事變不能遷。無得便逐境為憂喜。故有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聖賢未嘗不加敬惕。然其自得於己者。事變之窾會。無不了當於胸中。只是臨事敬慎耳。若常人毫無把柄。便惶惑憂懼。故仁者之不憂。知者之不散。勇者之不懼。聖賢之能樂也。常人未免憂懼惑。安得樂常存。戒懼正是君子求自得處。

病瘡之人。瘡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瘡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瘡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

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邪。

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

憂患無所好樂念慮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
 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
 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
 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
 反為灑落之累邪答舒國用

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
 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
 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
 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

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
 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
 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
 而太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
 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功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
 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答周道通下並同。○
理不真。渺渺茫茫。稍著意便成助。稍不著意便成忘。
 精神迄無安頓處。先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一語提
 醒。極直截痛快。心外無理。存心之外無窮理功夫也。
 若云有個天理藏在心中。便是心與天理為二。所思
 慮。只是一個天理者。心內不著一毫間思妄想。謹微
 防。危存之而已。任他千感萬應。本體一毫不走。作人

惟此心常存而不放，即觀花聽鳥，莫非天機。搬柴運草，莫非實際。不必執著思慮，天理何嘗不在。自然也。說得勉然也。說得只視功候之生熟耳。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言盡學問之大綱領。黃氏曰：如此方與不思善惡之說迥異。

凡人為學，終身只為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

人所當精細體驗，尤在此等處，而多漫然看過者。

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

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

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為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是說。

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

之分也。黃氏曰：先生之見，已到八九分，但云性即是氣，氣即是性，則合更有商量在。按氣即是性，語太簡，蓋但欲明氣外無性耳。其實氣質本然之條理是性，夫其本然者非性也。故黃氏云更有商量，然至下卷問生之謂性條本旨，乃明白所謂頭腦，即本然之條理。

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即是致良知。良知即是樂之

本體。與黃勉之下同。

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皆是發於真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大學是就人人好惡。真切易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當如是耳。亦只是形容一誠字。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答顧東橋下並同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為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

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為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恠。

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心之理。即物之理。惟用功之極。及身而誠焉。乃萬物備於我矣。故曰誠之

人之道也。又曰不誠無物。

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說。必又以爲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一爲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

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已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殀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

之歿壽不貳。猶以歿壽貳其心者。也。猶以歿壽貳其
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
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歿壽貳其爲善之心。
若曰死生歿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爲善。修吾之
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
雖與天爲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
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
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
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

今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
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
爲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尚未能不二其心者。而遽
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
所措其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
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

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
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
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

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致者擴充到底之謂。王子說格致多往有誤認其義者。不知知言乎主宰也。物言乎流行也。流行之體動靜一機。故有事無事皆物也。致知只是流行中常常立個主宰耳。主宰立而流行順其則。謂之格物。然則此功夫豈有間斷時耶。

夫問思辨行皆所以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

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理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

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

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

性理之原。命性之原。故只窮理矣。所以盡性至命也。

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為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為兩節事矣。夫萬事萬

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為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為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

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

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尚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為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

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為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為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為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為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動則固有物。事親治民之類也。而靜中之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於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

民之類也。而靜中之物。果何所指。試思之。

動則固有物。事親治

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卽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邪。蓋大學格物

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

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

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世之主張窮理者大都如此。不謂之捕風捉影而何。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

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

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黃氏曰。良知之說。只說得個。即心即理。即知即行。更無別法。

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某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

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切不能盡。世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寄鄒謙同。

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是學者皆可以為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為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釋氏之所以為釋。老氏之所以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偽邪正。何啻砒砢美玉。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辨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倣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為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已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此數言實學者頂門一針。須痛切自反。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為聖人之志。而從事

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俛俛然既自以為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為者。固包藏禍機。作偽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難若此。又况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

抵極乎。黃氏曰：只一偽字，是神奸做伏處，以先生之善變也。經如許煨鍊，而渣滓未盡，猶然大廢

此力如

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為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太抵多由勝心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為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其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

只要自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同伐異，覆短爭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蓋有為而發此歎，然親炙私淑諸賢，亦猶有犯此患者何也。

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箇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

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元來只是一箇功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功夫上補徧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徧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答友人問

下並同。○知行本體猶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不可截然分開者也。紛紛之論可以息焉。

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

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為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為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同處一堂之上。就其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為聖賢也。

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功夫。這一箇功夫。須著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箇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箇功夫。則始或末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

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箇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況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黃氏曰。所謂頭腦是良知。

字

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以下文例。知時間似脫之字。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

明覺精察也。

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是。乾知大始。心體亦原是

如此。所謂知者。心之本體。

夫唯有道之士。真能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

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於睿知。然則又何有於寬裕溫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為快。而何能忍於

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碍也。答南元善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答李明德。○如此體認真實。豈忍一息放下哉。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

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歐答

陽崇一、下並同。○此學何嘗廢聞見聞見固不容廢也。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

施氏曰：人只一心，思正心之不息處，戒慎恐懼即思也。總無加於心體之本然。若空寂者是於心上多一空寂之念，安排者是於心上多一安排之念，俱失心之本然。先儒教人常想未發氣象，正是此意。

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

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謙而已。

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為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功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

一件事耳。答聶文蔚下同

良知只是一箇。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箇。

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已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為也。與馬子莘。○黃氏曰。此是先生的派明道處。

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

功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上

是以多未有得力處。與陳惟濬

凡功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

切。寄安福諸同志。○黃氏曰。簡切。易真切。是良知二字做手法。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

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

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

之太精者之過歟。

別湛甘泉序。○已太詳太精。何故不足以明道。而反啓弊端。當虛懷

體察。究其所以然矣。乃大有益也。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為之蔽。習為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汚入之而流濁。猶鑿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為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已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既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別黃宗賢歸天

原

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識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大學古本序

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

於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亘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親民堂記下並同

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

故曰一也。明明德是主意。親民其功夫。王子定論如此。

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
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
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
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
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無
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民。
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
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之

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
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
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
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
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
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
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
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即物窮理者是也。是以昧其
是非之則。至於橫騫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

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

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

誓山書院尊經閣記下同

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

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

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父母焉。娶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飢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

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餮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入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亙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重修

山陰縣學記。下同。○字句間微似有未瑩者。而大意固好。故收。

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而天下有未別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長幼序矣。而天下有未序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已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

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其意以爲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

王學抄 卷之四
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脩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脩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

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

於此哉。是脩道之極功也。

脩道說。○戒懼卽致良知卽誠之法。

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

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于事

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前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博約

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卽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

良知矣。惜陰說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為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為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為罪大矣。書石川卷下同

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

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為之竦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

斯亦可哀也已。

學者設心之通弊。一說盡使人猛省。

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弊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偽益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是其為弊亦既可觀矣。書玉天字卷

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
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
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辨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
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為氣所勝。習
所奪。只好責志。書顧維賢卷
心之良知。是謂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
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
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
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即與聖人無異矣。

此良知所以為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為堯舜者
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書魏師孟卷

王學提綱卷之上

王學提綱 卷之五

此頁... (Faint vertical text in columns)

